



还珠楼主与成都

□朱晓剑

如果说起民国通俗小说中的武侠小说作者，不能不提“还珠楼主”，本名李寿民，重庆长寿人。关于他的传奇故事有不少，曾被誉为“现代武侠小说之王”，他的“蜀山系列”，正传、外传、别传、前传、后传……达到了三十多部。而他之所以能成为一代武侠小说宗师，与成都有着密切的关系。或者换一种说法，正是从千年古都成都开始，他踏上了武侠之旅。

话说民国元年（公元1912年），还珠楼主的祖母在成都病故。十岁的他随父母从故乡长寿奔丧来到成都，住在盐道街其祖父的老宅里。

大家族办丧事要唱堂会，还珠父亲李元甫请来了当时成都最好的川剧班子，每晚上演折子戏。川剧高亢

的唱腔与多彩的行头让还珠发生了兴趣，尤其是变脸让他看得目瞪口呆。

这次来成都，还珠一家在丧事结束以后并没有马上离开，而是在成都住了下来。还珠对成都的名胜古迹早已听说不少，所以在成都的这段时间里，杜甫草堂、武侯祠、青羊宫、望江楼、文殊院、宝光寺、都江堰、二王庙等地方都去玩过。有些古迹他甚至往返多次。

在玩的同时，他还仔细观察，听讲解员讲名胜古迹的故事。回到家后，他就绘声绘色地讲给小伙伴听。多年以后，有些片断也就出现在他的仙侠小说里。

这以后，还珠楼主三上峨眉、四登青城。他学气功、练武术，且还记下了大量的传说和故事。在《还珠楼主

前传》里，作家倪斯霆说：“下（青城）山之后，还珠将在山上看到的一切景致和听到的所有传说，都详尽地记在本子上，不时拿出与在峨眉山上的记录比对观照。”

还珠在这两座名山上前后生活了十八个月，他把那里的名胜古迹都详尽地下了下来，并画了游览图。其子女在文章里曾说：“在这两座大山的怀抱里，父亲搜寻着、探访着、採撷着，终于有一天，他把从这里得到的全部收获载上想象的翅膀，于是，读者便读到了《蜀山剑侠传》。”

从还珠楼主的小说里，我们可以领略到巴蜀大地的另一种风格，而他做的这些工作，在今天也是很少被四川学者所提及了。

不妨做一回老顽童

□杨力

朋友聚会，各人说一件开心的事。年龄最大的王老拿出一件书法作品，上面写了五句话：“人生首先是望远镜，再就是显微镜，接下来是放大镜，其次是太阳镜，最后是哈哈镜。”众人看罢都乐了。

人在年轻的时候，心怀梦想，需要登高望远，所以这时的人生似如望远镜；进入社会，谋生求职，征途漫漫，所需欲求，都要慎思细看，恰如显微镜；人到中年，历经世事，饱经风霜，江湖的险恶与不测，心头要看明悟透，要装一副放大镜；到了中晚年，功名利禄已是浮云，滤去光环，学会无争，心中恬淡，要有太阳镜的胸怀；而人生进入晚年，要活在当下，放下所有过往，心怀童心，笑看生活，做生活中的哈哈镜。

王老的书法作品，有寓意，但单论书法，似乎与“楷、隶、篆、草”都不沾边，众人一下都乐了，这就是一副“我字体”啊。但王老全

然不在乎，他很开心地朗读了两遍，还不失认真调皮地请大家对他的书法提意见。众人一下受到感染，都知道王老很不容易，在工厂干了一辈子保卫，白天一脸严肃，回到家就靠练书法培养情趣，因无师可拜，只得自创门派，坚持到快80岁还乐此不疲，实实在在是一个心中装着哈哈镜的“老顽童”了。想到这儿，每个人都真心鼓掌，为王老的乐观，为王老的执着性情。

做老顽童，其实是一种生活态度，身边的例子很多。我姨妈今年75岁，最大的爱好是旅游，每年只要有类似夕阳红之类的旅行团绝对少不了她的身影。每到一处，她都会在朋友圈晒各种照片，比如去成都涮火锅，在海南吃椰子鸡，在武汉吃热干面，在洛阳喝糊辣汤……很多照片都略显俏皮夸张，看到的人无不点赞。而姨妈这一生并不平坦，姨父英年而逝，姨妈独自带大两个女儿，她做过清洁工，当过

保姆，自己下地种菜，腰椎还曾摔断。但所有的苦难都被姨妈的坚韧和善良化解，她以一种永远向前看的心理终于迎来了金色晚年，并以一种积极乐观的心态过好每一天，她就是一个活在当下的“老顽童”。

有一天去公园散步，碰到我刚入职时的老领导，正站在一个树荫下学吹黑管。见面他一下笑了，指着肿胀充血的嘴唇调侃地说，这都是练习吹黑管惹的祸，但是再疼，心头乐。

那天走出老远，我心头一直想着老领导，想着姨妈，想着王老，想着许许多多如他们一般的老顽童，突然一下明白了，人的一生沟沟坎坎很多，也不缺苦难与不幸，如果到了晚年，还不学会放下，还不学会当哈哈镜，人生就只能苦到头了。

学习当一个老顽童，哪怕试着做一回老顽童，也许会寻到生活中不一样的自己，让晚年更有滋有味，更幸福快乐。

矿工旧事

□张辉祥



小区里住着几位老矿工，他们大多已到古稀之年，岁月的沧桑刻在了皱纹交错的面颊上。闲暇时，我常听他们话当年的峥嵘岁月，不是唠唠叨叨地怀旧，而是感受生与死的鲜活人生。

当年，无论是在矿井下，还是在工棚，老矿工们都生活得很“军事化”，循规蹈矩、严肃认真。一年矿上放一次电影就是过一个盛大的节日；一年发件“蓝布”工装足以兴奋得热血沸腾；业余时间的政治学习、讨论能使他们心潮澎湃；一个上级指示能使他们舍生忘死；一个雷锋的故事能激动得泪流满面；一篇王铁人的事迹能涌起冲天的豪情……辛劳与血汗赢得一张奖状、一枚奖章，而这荣誉也同样需要用血、用汗去拼命维护。

说起当年矿上的那些事，是干工作，更是干革命，一股豪气，风风火火。那时的机器搬移全靠人抬肩扛，矿工们人人都是“蛮牛”，吼着号子步步前行，爬坡时能把一双双牛皮鞋蹬裂，裂缝里会露出黑乎乎的脚步。老矿工容不得懈怠，矿堆里容不下闲散，该较真你不较真，该这样干你却那样干，他会声嘶力竭地骂一通，甚至提起你的耳朵让你长记性。早餐，他们一顿能啃四个大馒头，还能灌上三五碗的稀粥；歇息时，哼几句革命战歌，卷一根旱烟，“吧嗒吧嗒”地猛吸几口，有滋

有味地品尝着这火辣辣的人生；在井下，矿灯与钻机在光影变幻中谱写着动感的摇滚之声，他们一个个都像钻头一样随声伴唱。

矿工，男人的活儿，“大碗喝酒，大口吃肉”是他们豪放生活的写真。说起当年的老矿工，在井下伤了一寸两寸的皮肉从不嚎叫，说因伤痛干嚎的是孬种，宁可暴一脸青筋，舒一口长气，出一身臭汗。流血了也会顺手抓一把黄土往伤口上一撒，或再撕一块旧衣布一缠，然后躲在碍事的地方喘口粗气。等精气神缓了过来，矿场里仍活跃着他们干练的身影。他们常说，矿工，命硬，命软了就甭做矿工。

那年月，收到电报必是家中出了什么大事，老矿工们手里紧攥着电报，独自面对大山，或发呆，或沉思，或狂吼。等心绪平静下来，又在矿场忙开了。当上矿工，就意味着与老婆孩子见面少了，每月七八十元工资，一般都要养活五六口人。回乡探亲，老婆诉苦多、委屈多、唠叨也多，嘟囔急了，双拳不停地捶打在老矿工身上；返回矿场，下班后常常躲在没人的地方掏出爱人或孩子的照片、信件什么的，回味一下美好的时光，若见来人，慌忙把它们塞进口袋，一阵嘿嘿傻笑。

矿工旧事，延续着一种不朽的精神，老矿工们就像一枚深藏的矿石，洗尽泥土，光芒依旧。

家园版征稿

记录生活点滴，共建美好家园。华西社区报新开副刊家园版，关注社区家园文化建设，聊家长里短，读人文历史，讲街巷故事（拒绝抄袭和杜撰）。欢迎赐稿！文字投稿邮箱390511725@qq.com，请注明作者联系方式，以奉稿酬。